

東方朔

天暴

龙吟 著

范曾題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東方朔

天暴

龙吟 著

范曾 題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朔. 天暴/龙吟著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8.8

ISBN 978-7-80702-727-0

I. 东... II. 龙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25246 号

Dongfangshuo Tianbao

东方朔·天暴

龙吟 著

责任编辑:王尔立

封面设计:韩璘工作室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29.375 印张 550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印装 定价:45.00 元(总定价:180.00 元/全 4 册)

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 ISBN 978-7-80702-727-0

<http://www.jlws.com.cn>

咨询电话:0431-86037500 86037510

文侠者说

文明古国，以“文”而名。无文则无历史，有文方有师传。

文者并非皆儒。《韩非子》云：“儒以‘文’乱法，侠以‘武’犯禁”；于是乎一文一武，结伴而入“五蠹”。千古奇冤，何其酷哉！而今时髦之词，乃“儒、商”结合；“文、侠”并称，前所未闻。

君不见雪卷纸浪滚滚来，书城地摊火不衰。好一股武侠狂飙，发自港台，席卷大陆，凡有华人处，即见屠狗宰鸡之徒，磨刀霍霍；穿坟掘墓之辈，横行江湖；流氓地痞，逞睚眦必报之快意；劫匪路霸，冠英雄豪杰之美名。数十年间，魑魅魍魉高登大雅之堂，淫魔赌棍荧屏出尽风头。试问斯文：祸耶福耶？

纵览青史，文而侠者，何其多也！楚之屈大夫，丽文与长剑并辉；汉之东方朔，奇智共兵略一炉；魏之曹植，拔剑而视当路鸱豺；晋之陶潜，长慕刑天舞戈猛志。李太白斗酒诗百篇，醒时犹仗三尺寒雪行天下；苏东坡雄文傲千载，兴起牵黄擎苍高歌射天狼。至于边塞英豪，或笔下滚起满川斗石，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。贾岛一介寒士，尚可拔剑而问天下不平之事；嗣同六君子中，慨然以血奏出变法至亢之曲。宋之易安女士，鄙偏安之辈而抒人杰鬼雄之愿；清末鉴湖女侠，叹身为娥眉径踏为国牺牲之途。文而侠者，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矣，今之舞文弄墨者，



何故缩毛拳局懵懂哄哄盗汗淋漓而饮鸩润喉,不知笔锋剑刃吹毛断金雄视蝼蚁以弘文侠神髓?

于是乎有东方龙吟者,尝梦屈原披香草而长叹,东方曼倩执长戟而笑傲,李太白拔剑悲歌,苏东坡扼腕流连。于是乎正襟危坐,目视千载奇文,耳聆高台悲风,手奏键盘之歌,心游太极八荒。每日寅时耕耘,不知东方既白。幸有万千同道,结网五洲而来,鸿飞微管之间,意在九霄之外。

文而使者,奋起揭竿,荡污涤垢。操微机以会大智,以周易之玄妙应数码之律动,于知识主宰世界之先,率文侠之气徜徉智海,令天下饱学之士,粲然而不汗颜——新纪来临之际,舍此而有其它快哉妙哉幸甚之至之事乎?

第一章 远嫁乌孙..... 1

武帝远交近攻,派东方朔送乌孙公主到西域联姻,同时受到公孙卿等怂恿,要他去昆仑山索要王母娘娘的仙桃。珠儿听信霍显之言,与太子刘据闹翻,赌气远走西蜀,寻找哥哥东方蟹。

李广利的结拜兄弟车令到大宛索要良马,趾高气扬地与大宛闹翻,回师途中被郁成王杀害。武帝大怒,命李广利率兵攻打大宛。东方朔在西域途中,见李广利如猪一般贪图享受,不禁忧心忡忡。而匈奴的乌维单于先送乌雀公主到乌孙,给年近七十而欣然迎娶大汉公主的乌孙国王出了一道难题。

第二章 金乌与麻雀 34

东方朔与苏武在乌孙巧施计策,让身在匈奴的韩氏兄弟抢走乌雀,从而使汉家公主登上了乌孙王后之位;不料又与老对手卫律相遇,一番舌战之后,方知狄山犹存。李广利带领乌合之众,被大宛和郁成国夹击而败,堂邑父等人以身殉职。

公孙卿和司马迁等人完成了新的历法,武帝命名为太初历。正当举朝相庆之时,传来李广利兵败西域的消息,武帝大怒,命令上官桀带着御书黄幢,将李广利遮在玉门关外。东方朔与苏武率队返回,却被上官桀同样用黄幢遮住,逼他奔赴昆仑山,寻找王母娘娘的仙桃。



珠儿到了西蜀,见到了卓文君,给她带去东方朔的最后安慰;而她的哥哥蟹儿,却被文君培养成沉溺声色的花花公子。

第三章 天机河源 67

东方朔率人去昆仑山寻找仙桃,却意外地发现了黄河源头,于是安排京房和孟晖回长安禀报。东方朔与田仁再寻仙桃,没了食物,只好吞食山上一种植物的茎块。不料半年之后,东方朔的白发全部变黑,田仁也年轻了许多。于是他们将这茎块取名“何首乌”。

关东大灾,民众造反,武帝命暴胜之前往镇压,公孙卿又劝他改易服色。栾大调动天兵,也未见胜果。李广利和上官桀在玉门关无计可施,便商议寻找东方朔来筹划战事。恰巧珠儿寻父至此。月牙泉边,东方朔为了二十多万大军不作枉死之鬼,只好又按武帝之愿,与李广利、上官桀一道,率兵奔赴大宛。

第四章 汗血马 96

东方朔计破郁成国,郁成王却被韩豹一不小心放走。东方朔命上官桀与赵始成等人奔赴康居,最终索回郁成王,报了汉使被杀之仇。李广利众兵围住大宛首府贵山城,珠儿施出本领,将大宛两员猛将灭掉。东方朔见围城不果,便命田仁放掉城中赖以生存的河水,逼迫大宛人杀死国王,投诚献马。

武帝命暴胜之残酷镇压关东造反灾民,命公孙贺捉拿京都大侠朱安世,再让栾大施展法术,封其为侯,六枚金印集于一身,以夺大宛良马。东方朔不愿与上官桀、李广利同道,于是回到乌孙看望细君。而李广利为保大宛良马,不惜将十多万汉人性命,视为草芥,西域大道,一路冤魂。

第五章 天意悲歌 127

霍光看到栾大作怪兴妖,便在武帝面前戳穿真相。武帝喜得大宛良马,作《天马歌》以记其盛。诤臣邓光直言切谏,却被武帝杀死,司马迁与邓平奋力相救,无济于事。武帝将盐铁专卖中的失误怪罪下来,东郭咸阳与孔仅饮恨归天,桑弘羊的道路更为宽广。

东方朔从乌孙返回汉土,在酒泉遇到霍去病的老部下羽毛儿,方知还有一个羽林军战士存在,也得知李广利回师途中的种种劣迹。就在武帝宫中聆听山呼万岁之时,东方朔率西域异人回朝,给武帝上演了乌孙公主的一曲悲歌。公孙卿鼓动武帝,非要东方朔交出仙桃不可,东方朔大呼不白之冤,然后又被武帝逼到东海寻找神仙之迹。珠儿则一怒之下,将李广利逐出师门。

第六章 两路求仙 151

东方朔带着珠儿、京房等人到东海寻仙,途经临淄家中,全家终于大团圆。正好卜式做了齐郡太守,两位老朋友再次畅谈牧羊之道,同时使东方朔对盐铁专卖有了更透彻的了解。东方朔成就了卜式的一生情缘,然后到东海边上,却遇到一个也叫“曼倩”的奇人,在海边等候,原来此人名为隽不疑,又是东方朔徒弟的徒弟。

栾大在去泰山途中洋相百出,都被公孙敬声和所派去跟踪的人一一告知武帝,他的师弟公孙卿见到武帝动怒,便将栾大甩卖。公孙卿怀疑霍光在武帝身边进言,便让江充诬陷霍光派在武帝身边的所诫,霍光明哲保身,反将自己的耳目残酷处死。

第七章 水熬火煎 190

东方朔漂流海上,为众多仙山一样的洲岛所迷惑,与珠儿等人写下了中国最早的海岛记录《十洲记》。而隽不疑则以其智勇,说服了暴胜之不要以暴力镇压灾民,使辽东局面出现转机。

匈奴儿单于病死,新的单于自称侄辈,要与汉家和谈,武帝派苏武出使匈奴。不料匈奴内部出现叛乱,武帝便命赵破奴发兵二万,带领匈奴来降并命公孙敖在朔方城北修筑受降城。狂妄的赵破奴反被匈奴包围,继而投降。武帝大怒,命李广利率师出征,同时将骗迹昭彰的栾大腰斩后,悬挂在柏梁台上。不料卫长公主为奸人所惑,深夜跑上柏梁台,点燃了熊熊大火,与自己心目中的大将军同归于尽。武帝因此深受打击,神智失常。

第八章 沉命与舍命 228

东方朔在辽东见到龚遂等人抚慰灾民,觉得新人强于自己;在回长安途中,又亲历“沉命法”荼毒苍生,更有遁世之意。武帝病愈,急于攻打匈奴,不料前方传来李广利兵败消息。李陵一意请战,不顾严冬气候而舍命挺进,此举正中武帝心意。

由于汉兵入境,苏武在匈奴陷入两难,使团中有人想劫持匈奴单于老母及家小,奔赴汉营。苏武制止不住,结果被匈奴借题发挥,欲辱汉使。苏武宁死而不受辱,夺过匈奴卫兵的长剑,要一死以谢天下。

第九章 冰窖彻悟幽谷血 259

李陵率五千步卒越过涿邪谷,将匈奴三万骑兵引进谷中,将其射杀。匈奴单于闻之大怒,亲率八万骑兵再来,将李陵团团围住。李陵又杀敌无数,而后箭尽粮



绝,等候李广利前来接应,不料李广利却置之不理。李陵一怒之下,做出了惊人的抉择……

匈奴人以为苏武已死,把他扔进冰窖,封存尸体,以还汉朝。苏武在冰窖中醒来之后,彻悟人生,决心珍惜生命,想方设法也要活下去,于是以毡为食,以冰止渴,半月不死。匈奴人以为他是神仙,于是让他到北海放牧公羊,能让公羊挤出奶来,便让他返回汉朝。

第十章 离奇长寿面 285

武帝喜获李陵首战大胜的消息,龙颜大悦,在长安广开盛宴,庆祝六十大寿。新来的辞赋大家枚皋极尽谄谀,在赋中说武帝面长,便能长寿。东方朔智解长寿面,献上《非有先生论》,劝武帝为“贫民无产业者”而节俭行事。他又通过“离奇”的故事,揭露了盐铁专卖的弊端,点悟武帝暂停实施“沉命法”。然而他因一时高兴,喝光了公孙卿找来的不死之酒。武帝大为震怒,再次令他寻找不死之药。

第十一章 殷殷石榴花 321

边关传来李陵失利投降的消息,武帝震怒,欲杀李陵全家。司马迁尽力为李陵说情,使武帝怒不可遏。公孙敖奉命打听李陵消息,却将李绪误作李陵,武帝大怒,尽斩李陵全家,同时将司马迁施以宫刑。东方朔为救司马迁,四处筹借赎金,霍光、桑弘羊、公孙敬声均有惊人表现。东方朔借贷不成,闯入蚕室,要代司马迁受刑,却被武帝逐出长安。李陵闻知老母及家人全被杀害的消息,恸声大哭,跪降匈奴。

第十二章 不死假死 353

东方朔痛定思痛,觉得武帝已经成为暴君,自己难辞其咎。又知武帝坚信自己是仙人,于是与齐鲁女商议之后,决定以“假死”的方式来刺激武帝,要他不再求仙。为让武帝无法发现自己的尸首,他在平原理下七十二个疑冢,然后云游四方。而武帝对东方朔死去的消息却坚决不信,传令兵勇寻遍天下,凡是姓东方、叫朔、字中有曼倩二字的,一律送到京师参见皇上。于是张朔、李朔、王朔;曼倩、次倩、长倩等人充斥长安。

珠儿不听东方朔的劝告,执意要到长安为母报仇。霍显向珠儿透露了母亲死因,珠儿悲痛欲绝。她索性扮作蒙面大侠,跟踪朱安世,结果却发现朱安世并非恶人,于是二人同为京都大侠,做出了许多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。

第十三章 京都大侠 386

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侵占北军巨款,被公孙卿、刘屈氂等人告发,武帝必欲杀之。公孙贺为救儿子,答应捕到京都大侠朱安世赎其罪过。朱安世与珠儿结成同盟,相约先杀杜周,再刺武帝。却被霍光与霍显共同施计,被公孙贺派人拿下。公孙贺让太子接走珠儿,却将朱安世押赴东门问斩。

太子用自己的车驾接回珠儿,为避众人耳目,从皇上专用的驰道上纵马而奔,却被江充止住,二人再次争执。武帝激赏江充,命其为锦衣绣使,监斩朱安世。朱安世向公孙贺求情不得,便将蓄谋已久的巫蛊之祸,告诉了他的好朋友江充。

司马迁忍辱偷生,作《报任安书》,决心将《太史公书》完成。

第十四章 世道黑与白 416

珠儿被太子接到东宫,二人互诉衷肠,却无法认同对方的行为。武帝疑神疑鬼,发现有人进宫行刺自己,于是命令江充、杜周在长安进行十几天的大搜捕。江充与刘屈氂乘机将巫蛊之祸嫁与公孙贺,武帝大怒,将公孙贺、公孙敖和公孙敬声,连同自己的女儿阳石公主、诸邑公主、卫青的儿子,全部残酷杀害,然后外出巡游。杜周代武帝处理巫蛊之案,却被埋伏于宫中已久而不忍动手的珠儿利刃杀死。

东方朔再到淮阳看望汲黯,不料汲黯和赵禹闻知公孙贺、卫青的儿子们全都惨死,而杜周也没有逃脱惩罚,二人悲愤交加,在棋枰前仰药归天。东方朔将他们的墓建成黑白棋子的样子,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神奇的传说。

第一章 远嫁乌孙

钟粹宫中，寂静异常。

卫子夫头发斑白，更显苍老。她手中牵着的长孙刘进，已有六七岁。在她一旁的太子刘据，已是二十二岁，略有胡须，身体也有点稍胖。

“据儿，听说你昨天与栾大吵起来啦？”

刘据摇了摇头：“母后，孩儿从来都是不与人相争的。可孩儿去看姐姐，只说了一句：‘姐姐身体，为何日见瘦弱？’那栾大便说，‘瘦了才有好精神，愈瘦愈能当神仙。’孩儿没理他，便向姐姐询问几句，问她吃的是什么药。没想到那栾大，便要将孩儿赶出他的驸马府！”

卫子夫叹了一口气：“据儿，你就忍一下吧。”

“母后，孩儿忍不了！姐姐如此金枝玉叶一般，却要嫁给栾大那个妖人，孩儿想起这件事，心里就在流泪啊！”刘据说到这儿，眼泪又溢出了眼眶。

卫子夫那干枯已久的眼中，也有些湿漉漉的：“据儿，你的泪再多，也没有母后心里的泪多啊！你就看在母后的分上，看在你儿子刘进的分上，多忍一点吧！”

“母后，孩儿不敢与父皇论争，母后你为什么不争？姐姐的事，您要是执意不从，父皇说不定……”

卫子夫止住其话：“据儿，是你了解你的父皇，还是母后更了解他？以后，不许你说这些胡话！”

“可是母后，孩儿实在心疼姐姐……”

卫子夫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据儿！不管怎么样，你姐姐有了栾大，比过去活得好多了！你的父皇因此而得



到了解脱，母后我心里有时也觉得有点安慰啊。”

刘据还是囁嚅地：“可是母后，姐姐一天比一天消瘦……”

卫子夫摇摇头：“别说了，据儿。想一想你自己吧！你应该多想想，你怎样才能让父皇对你放心？你父皇不让史良娣当太子妃，那他想让谁来当，你要知道啊！”

刘据想向母亲说明原委，又觉得此事难办，不如不说，于是只好叹一口气：“母后，孩儿实在没有办法……”

卫子夫看了儿子一眼，不禁重重地又再叹一口气：“咳！看你这个文弱的样子，自己的事都管不好，还怎么去和别人争啊！多忍一点吧，忍字头上一把刀……”

柏梁台下，烟缭雾绕。

柏梁台是继通天台后，武帝在建章宫中又修建的一座高台，因为是用参天的柏木为梁，浓香的樟木板搭建而得名。此台号称千丈，实际也比李少翁的通天台高了许多，登上其巅，可将长安及三辅之地，全然鸟瞰。武帝听信栾大的话，让他除了给公主治病，便在台上守候神仙。

栾大焦虑不安地在台下坐着，公孙卿则神情自若地相陪。

坐了半日，栾大见公孙卿什么话也不说，便憋不住了，急切地说：“啊呀，我说公孙卿，你怎么就不着急呢？我栾大要是遭了灾，还会有你公孙卿的好处？”

公孙卿笑了起来。“我的栾大仙人，你是皇上的娇女婿，皇上又没将你怎么样，你怕什么？”

栾大更急切地说：“你不知道！我和太子顶了嘴之后，太子就跑到了皇后的宫中。你要知道，皇后要是说了话，皇上可是要依的！”

公孙卿不急不忙：“栾大仙人，你也不想一想，你的娇妻，可是皇后生的。皇后要是让皇上把你杀了，那她的女儿，不就成了寡妇了吗？”

栾大好像比公孙卿想得更透：“寡妇怕什么？平阳公主不是个寡妇吗？她又嫁给了卫青，成了大将军夫人！公孙卿，你应该比我明白，太子是储君，他要是烦上了俺，你也没有好果子吃！”

公孙卿笑了起来。“哈哈哈哈哈！太子怎么了？太子不就是以卫大将军当靠山么？卫大将军已经死了！”

“可是还有东方朔在！听江充说，东方朔在皇上面前，与董仲舒争论阴阳五行和治国之道，那董老夫子硬是羞愧而死，你我都不是他的对手啊！”

公孙卿愤愤不平地站了起来：“我不是他的对手？你以为我是董仲舒？我是我伯父公孙弘？我可是公孙弘加上李少君、董仲舒再加上李少翁！你就等着瞧吧，看我怎么让东方朔蒙羞受难，看我怎么把伯父和儒者们所受到的羞辱，给找补回来！”

栾大咧咧嘴：“牛皮别吹大了，吹大了可会炸的！”

正在此时，李广利、刘屈氂两个走了进来。

公孙卿笑着起身相迎：“哇！下官恭候丞相长史刘大人和征西将军李大人！”

李广利面上一红：“公孙大人，别开玩笑，咱李广利还只是带带兵，没有当上征西将军呢！”

公孙卿却言之凿凿：“今日不当征西将军，明天准会成为征西将军。依公孙卿看来，李大人将来还会成为统领全国军马的大将军呢！”

刘屈氂一惊：“公孙大人，此话何以见得？”

公孙卿笑了起来。“哈哈，刘大人，我的话也会有假么？您要想想，皇上为什么最信任卫青？因为他是卫皇后的哥哥！可皇上后来最喜欢的夫人变了，不是卫皇后，而是李夫人。卫皇后的哥哥死了，如果李夫人的哥哥能够带兵打仗，那么大将军还会是别人的吗？”

刘屈氂好像突然明白了，连忙应道：“对，公孙大人，你的话太有道理啦！”

公孙卿故弄玄虚地：“岂止是有理？皇上眼下让李大人在上林苑练兵，就是准备让他统领天下兵马的。刘大人，您的志向在下可是知道的，您可要盯紧了公孙丞相的位子啊。”

刘屈氂心想，我的秘密，只有江充知道，怎么公孙卿也了如指掌？他急忙遮掩道：“公孙大人，千万不要这么说！朝中有能耐的人多的是，我刘屈氂何曾有此痴心妄想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怎么能叫痴心妄想？刘大人，这满朝文武，我全算过，只要我中书令公孙卿不与丞相长史相争，将来这丞相之位，便是你的！”

刘屈氂惊喜过望：“那么说，公孙大人，您是真的有心成全小人，坐上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之位？”

公孙卿认真地说：“我公孙卿以求仙学道为要务，眼下出任中书令，也是皇上强求所至。公孙卿能当神仙，区区丞相之位，岂能让我动心？”

听到此话，刘屈氂突然跪了下来：“公孙大人，公孙仙人，只要你能设法让小的成为丞相，你说什么，小的都听你的！”

公孙卿忙将他拉起来：“刘长史，你这是何必呢！今天公孙卿与栾大仙人请你们前来，就是成全你们一桩好事的。”

李广利胖脸一愣：“也有我的好事？”

公孙卿笑着说：“当然，好事成双，单他一个人好，怎么好得彻底？我与栾大仙人昨夜观察星相，见牵牛织女二星，中间有一条银线相牵。而牵牛之后一人，有点像刘长史；织女之后也有一个大胖子，分明就是李将军。二位大人，你们是不是各有一儿一女，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？”

刘屈氂说：“公孙大人，我的儿子，今年才十三岁！”

李广利也说：“可咱的女儿，今年已经十七了。”

栾大接过话来：“那好啊！俗话说：‘女大三，抱金砖；女大四，等赏赐！’看来你们



的儿女，将来也是要被皇上封侯或赐予诰命夫人的呢！”

刘屈氂认真地说：“我的儿子十三岁，小了一些呢！”

李广利却不以为然。“刘长史，这你就外行了。皇上娶陈皇后的时候，也是这么大啊！那阿娇比皇上大五六岁呢！”

刘屈氂陷入沉思：“这事儿，让我再想一想。”他觉得年龄大小，还在其次，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，是皇上的亲侄子，而他李广利什么东西，一个杀猪的！

公孙卿冷笑道：“看来，刘大人对丞相之位很是向往，对国戚之位却看不见呢！”

刘屈氂猛地一惊：“什么？我还可做国戚？”

公孙卿神秘莫测地说：“刘大人，你不是还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吗？如果你能按天意行事，那你的女儿可是有国母之命啊！天机不可泄露，公孙卿说到这儿，已是不宜多言了。二位大人，你们看着办吧！”

李广利想了一想，不愿放下这事，便问道：“公孙大人，李广利斗胆再问一句：太子如今二十多岁了，他的儿子刘进都五六岁了，你偏要说刘屈氂的女儿还有国母的命，让我们怎能相信呢？”

公孙卿一阵冷笑：“你们都是榆木脑袋，你们以为天下的事是一成不变的么？李夫人是不是死了八年？李广利，你的外甥也是第二个皇子，他是不是已经九岁了？”

李广利恍然大悟，然后便是大惊失色：“啊！小人明白了，明白了！刘大人，要是那样，不仅你是国戚，我还要在你前头，先成为国舅呢！公孙大人，你说的事，李广利全答应了！刘屈氂，你这个卷毛儿，怎么不识时务？快点答应吧，天机不可错过啊！”

刘屈氂也想明白了。公孙卿的言外之意已经明了，天机便是李夫人生的昌邑王将成为天子！自己的女儿可以嫁给昌邑王！要是天机果然如此，自己还不是板上钉钉的国丈？那让儿子娶个比他大四岁的老婆，亏又能亏到哪里去？想到这儿，他心领神会地连连点头：“好，好！如是这样，刘屈氂听从公孙大人的安排。”

公孙卿更为冷酷地说：“今天既然让你们知道了天机，我就得提醒你们两个，纵是天机，要是人力不到，也会转为危机。我和栾大仙人倒无所谓，不行我们就升仙而去。可你们两个都是凡人，谁要是泄露了天机，或者违背了天机，搞不好就是碎尸万段之罪啊！”

李广利急忙跪下磕头：“二位大仙，小人明白了，小人一切遵从二位仙人的意思！”

刘屈氂打了一个哆嗦，也跪下说：“公孙大人，二位大仙，下官也不会乱说乱做的啊！”

公孙卿将他们两个都拉起来：“二位大人，何必如此呢？以后我们在朝上，还是同僚；自己商量事儿的时候，也不必如此。如今卫青已死，和太子最亲近的人，就是霍光和东方朔了。霍光做事谨小慎微，成不了大气候。只要把东方朔赶出朝廷，咱们的戏就好唱了！”

众人都点了点头，只有李广利感到吃惊。

刘屈氂凑了过来：“公孙大人，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可以利用，他和太子也是很合不来……”

公孙卿笑道：“你说是江充？别急，我自想办法。”

建章宫中，气氛郁闷。

武帝又把太子叫到身边，半天没有说话。

太子战战兢兢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

武帝近来心情不是太好。他仔细回味了董仲舒与东方朔辩论的内容，觉得自己那天被东方朔说傻了，心思全被东方朔领着走了。细细品味起来，他觉得董夫子的话虽没道理，可眼下对我刘彻来说，用起来却很容易；而东方朔的话，很有道理，实施起来却很难。更有甚者，他觉得不论怎么说，董仲舒的观点从骨子里头对皇上是毕恭毕敬的，而且他也让天下愚民对皇上毕恭毕敬；而东方朔则不然，他从心眼里看不起那些无能的人，除了对我刘彻还可以外，对其他的人，他是不屑一顾的。他还说什么“斗筭之君”，君主再无能，也不能说是“斗筭之性”，与愚民视作同类啊！想到这儿，他回头再看一看自己的太子刘据，觉得这个儿子太善良了，太文弱了，一旦将来治理不好国家，东方朔再来个老是不死，那不被东方朔看成“斗筭之君”了吗？他真想到金马门，或者把东方朔再找过来，两个人再辩一番。可他知道，他辩不过东方朔。好在东方朔的儿子都是不想当官的，不会对自己的儿子构成威胁。倒是他有一个女儿，从个性脾气，到武艺为人，都有点像东方朔，还有些像我刘彻。要是让珠儿做太子妃，说不定东方朔会更真心地帮太子，说不定珠儿和太子所生的孩子，将来又是一个有为之君呢！

想到这儿，他把脸转向刘据。

“据儿，朕让你再去找珠儿，你找过吗？”

刘据犹豫了一下，答道：“启奏父皇，儿臣找过。可是珠儿她只和我练武，不与我说别的。”

“她不和你说别的，你要先跟她说啊！这种事情，还能要女孩子先开口？”

刘据有些为难地说：“父皇，儿臣一说这事，她就生气，就不理儿臣了！”

武帝严厉地说：“还不是你和那个史良娣，生儿子生得太早了？珠儿还没当太子妃，你的儿子就六七岁了，她能高兴吗？”

刘据不敢再说话了，可又不能不答话，便说：“父皇，儿臣觉得，珠儿好像还有别的心事。”

“她还会有什么心事？珠儿的事，自有朕去找她的爹，把她说服了；可你这儿，不能再畏畏缩缩的，一点都没有理直气壮的胆子！就你这个样子，哪里像个太子！”

刘据只好唯唯诺诺：“儿臣遵旨。”

正在此时，江充又来到建章宫内。



分明他已见到刚才武帝数落太子的样子。太子见到他，脸上更为不高兴。

武帝问道：“江充，有什么事？”

江充说话不太顺溜：“启奏皇上，那车令他……他……”

“哪个车令？”武帝一时想不起来。

江充这回顺溜了：“便是您让他拿着黄金，去大宛换取良马的那个车令。”

“他回来了？给朕带来了良马么？”

江充小声说：“皇上，车令没能回来，他带去的百名随从，也只回来了两个。”

武帝大惊：“什么？出了什么事情？”

江充的声音更小：“皇上，车令他没能换来良马，却在回来的路上，被郁成国国王给杀死了。”

武帝大怒：“混蛋！快把朝中大臣统统找来，朕马上要去未央宫上殿！”

江充屁滚尿流而走。

未央宫中，群臣毕集。

公孙卿厕身文臣前列，而东方朔却不在。

武帝阶下跪着两个浑身泥沙的人，其中有一个是车令的副使，叫做姚定汉；另一个叫虞常，车令的随从。

武帝大怒地叫道：“姚定汉，你倒是说说，车令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死了，你倒是跑回了长安？”

姚定汉忙磕头道：“皇上饶命！皇上！小人跟随车令大人，带着百名壮士，黄金三万两，丝绸五万匹，前往大宛。车大人为了显示汉皇威德，特用万两黄金，制作了一个金马，准备让大宛国王看看。一路之上，浩浩荡荡，沿途小国，顶礼膜拜，十分威风。过了几十个山口，在离大宛首府贵山城不远的地方，有个大宛的属国，叫郁成国。郁成王隆重接待了车令将军，临行前想看一看汉家的金马，不料车令将军没有同意，郁成王便怀恨在心，先派人到了贵山城，说我汉使如何傲慢无礼，因此我们一到大宛的国都，便遭受大宛国王毋寡的冷遇。毋寡国王说，不是他不看好大汉的金银财宝，丝帛绸缎，而是大宛与匈奴原有和约，答应说决不与我大汉结盟。车令拿出金马，让毋寡国王看了，毋寡国王很是喜欢，不过他说，我们大宛的良马，也就是贰师城有那么几匹，每年还要如约送给匈奴，如果答应再给你们汉朝，我们的宝马就给光了，自己反而没有了！金马丝帛，你们拿走了吧，我们大宛，谁也不愿得罪！”

武帝气愤地说：“这个毋寡，好生无礼！他怕匈奴打他，就不怕朕发大汉兵马，剿灭他么？”

姚定汉说：“是啊，皇上！车令将军当时也很生气，就对毋寡国王说：我车令千里迢迢，送金马予你们大宛，没想到给你们好脸你们不要，非要等我大汉金戈铁马打来时，再跪在地下求饶！说完，他便将自己身上的那对大铁锤子掏了出来，一下子将金

马砸得粉碎！”

众人大惊。

武帝却大笑起来：“砸得好，砸得好！后来怎么样？”

“皇上！那大宛的毋寡国王当时就变了脸色，但由于惧怕我大汉，便没说什么，拂袖而去，回宫了！臣与车令将军只好离开贵山城，准备回来向皇上请兵，与他们算账。不料我们刚到郁成国界，便中了郁成王的埋伏，他把大汉使团全部包围起来，杀得一个也不剩啊！”

武帝怒道：“一个不剩？那你们两个不还是回来了么？”

“皇上！当时郁成王有一千人马，我们寡不敌众啊！臣当时也是懵了，只等束手就死。可臣看到虞常这个小厮在那里装死，于是也效仿起他，抹了一点血在脸上，倒在地上，拉个尸体盖在身上。臣是这样才拣回一条活命的！”

武帝大怒：“你们这两个东西，竟然如此苟且偷生，真给我大汉丢人！快，把他们两个，都拉出去斩了！”

姚定汉叫道：“皇上饶命！臣也是迫于无奈啊！”

虞常也叫了起来：“皇上饶命啊！”

老丞相公孙贺走上前来相劝：“皇上！他们能够逃过一劫，回来向皇上禀告此事，也算做了些补救。老臣请皇上收回成命，让他们戴罪立功吧！”

姚定汉急忙叩首：“皇上！臣等二人，愿意作为向导，带领大军，杀进大宛，夺回良马！”

武帝这才稍微息怒：“哼！朕看在丞相的面子上，先饶你们一死。众位爱卿，朕要发兵讨伐大宛，你们谁愿出战？”

李广利急走出列：“皇上，臣李广利愿意前往！”

武帝有点出乎意料：“噢？李广利，你不害怕西域之人？”

李广利趾高气扬地说：“皇上，臣李广利曾随张骞大人出使西域，熟悉那里风土人情。臣知道，大宛名字再大，也就是个碗大的地盘，男女老少加在一起，不过三五万人；郁成国还不到一万人，根本就不是我大汉的对手！还有哪，皇上！车令乃是臣李广利的结拜兄弟。上次他与赵破奴率三万人马，扫荡西域，赵破奴仅用七百人，便灭了楼兰！臣李广利愿带五万人马，前往大宛，既为皇上扫清不听话的小国，也是为咱兄弟报仇啊！”

武帝大喜：“好！李广利，朕终于看到你雄起了，像个男人的样子了！传朕旨意，命李广利为征西将军。不，既然大宛的良马产在贰师城，朕就命你为‘贰师将军’！朕给你御林军精兵六千，再将你所熟悉的长安恶少和亡命之徒，凑够五万，你一定要将那个大宛的贵山城给我攻破，将毋寡给朕捉到；捉不到活的，就要他的脑袋！你们还要杀进贰师城，将大宛的良马，统统弄到长安来！”

李广利激动地挺起胖胖的胸膛：“臣遵旨！”